

# 奇妙的云

〔法〕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  
戴巧 译

LES MERVEILLEUX NUAGES

FRANÇOISE SAGAN

Sagan

013065941

# 奇妙的云

LES MERVEILLEUX NUAGES

FRANÇOISE SAGAN

[法] 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  
戴巧 译

1565.45  
415



Sagan

1565.45  
415



北航

C1674230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奇妙的云/(法)萨冈著;戴巧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3.8

ISBN 978-7-5321-4968-1

I. ①奇… II. ①萨…②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8340 号

**Les merveilleux nuages**

copyright©Julliard,1961,2008

Arranged with EDITIONS JULLIARD,

a part of the Group SA. EDITIONS ROBERT LAFFONT

Through Garance Sun

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

©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09-170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丛书策划: 杨全强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奇妙的云

[法]萨 冈 著

戴 巧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60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68-1/I·3897 定价: 1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# 目 录

佛罗里达 5

场间休息 37

巴黎 57

## 献给我的朋友菲利普

香佛莊文閣內寶齋藏

## 陌生人

—喂！你这位高深莫测的人，说说你最爱谁呢？父亲还是母亲？姐妹还是兄弟？

—哦……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，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。

—那朋友呢？

—这……您说出了我一个我至今还不解其意的词。

—你的祖国呢？

—我甚至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。

—那么美人呢？

—我当然爱，如果她是女神而且永不衰老的话……

—金子呢？

—我恨它，就像您恨上帝一样。

—啊呀！你究竟爱什么呀？你这个不同寻常的陌生人！

—我爱云……匆匆飘过的浮云……那边……那边……奇妙的云！

夏尔·波德莱尔

（《散文诗》*Poemes en prose*）

## 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  
人生訓  
人生訓

人生訓

(人生訓)



# 佛罗里达

本里更特

## 第一章

逆光中，在基拉戈蓝得刺眼的天空上，显现出那棵红树的黑色剪影。这种树永远都保持着一副干枯细弱的模样，一点儿也不像棵树，倒是令人联想起一种可怕的虫子。乔西叹了口气，又闭上了眼睛。此时此地，那些真正的树木早已离她远去，尤其是从前那棵杨树——那棵孤零零地长在老家附近田头的杨树。她常常躺在树下，把两只脚搭在树干上，观察着那些被风吹得摇摆不定的小树叶。风压弯了树枝，令高处的树冠看起来弱不禁风，总让人觉得它就快要飞起来了似的。那时，她几岁呢？十四岁，还是十五岁？有时候，她会倚着这棵树，双手捂着脑袋，嘴唇轻触树皮，自言自语地许愿，嘴唇上有一种粗糙的触感。在少年的烦恼中，在对未来的恐惧中，在这种令人安心的环境中，她呼吸着自己气息。那时的她不曾想过有朝一日会离开这棵杨树，也不曾想过，当她十年后回到家乡，这棵树已经被齐根砍掉，就连斧子在树桩上留下的淡褐色伤疤也早已彻底结痂变干了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一棵树。”

“哪棵树？”

“一棵你不认识的树。”说完，她笑了起来。

“想来也是。”

她察觉到阿兰的声音中有某种语调，身体突然变得紧张僵硬起来。然而，她依然紧闭双眼。

“那是一棵杨树，当时我八岁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她暗自思忖起来，为什么让回忆中的自己变得更年幼了。也许是因为这份记忆如此遥远，她感到阿兰的醋意稍稍减弱了几度。是啊，八岁，他不可能问她“那个时候你爱着谁”？

两个人谁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但是他肯定清醒着。她能感觉到身边的他正在思考。刚才还迟钝懵懂的她现在陡然警觉起来。她感觉到帆布长椅紧贴着背部皮肤，脖子上的汗珠不断地向下淌去。

“你为什么嫁给我？”他问道。

“因为我爱你。”

“那么现在呢？”

“我还爱着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又要开始了。这三句话就像是剧院开演时的三声响铃，就像是达成协议一般，铃声过后，他们默契地静待他开始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。

“阿兰，”她喃喃说道，“现在别问我这个问题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爱上我？”

“那时候我以为你是个安静的美国人——我都跟你说过一百遍了，而且我觉得你很英俊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我认为你不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，但是你仍然很英俊。”

“一个纠结的美国人，嗯？我妈妈，太多美元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我嫁给了一个虚幻的影像；这就是你希望我说的话？”

“我希望你爱我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“其他人快点回来吧。”她心想，“但愿他们快点回来。这么热的天气还跑去钓鱼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等会儿，他就要喝多了，开快车，昏睡过去。他会挨着我睡，紧紧地挤在我身边。他现在没有发狂，我大概还能喜欢他一个小时。明天早上，他该给我讲他的噩梦了。他的想象力真是非同寻常。”

她坐起身，望着那条白色的小船。视野之内没有一个人影。她又躺倒在长椅上。

“他们还没回来。”耳旁响起他略带讽刺的声音，“真可惜。你觉得无聊了，不是吗？”

她向他转过头去。他正盯着她看。他看起来真像西部片里那些年轻的男主角。清澈的眼睛，小麦色皮肤，看起来很直率，甚至有一点单纯。阿兰。是的，她曾经爱过他。而且，每当她认真地看着他时，她觉得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爱他。但是渐渐地，她越来越频繁地把眼睛从他身上挪开。

“那么，我们继续？”

“你觉得很有意思吗？”

“当我向你求婚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”

“我觉得很开心。”

“没别的了？”

“我觉得我得救了。我……我那时很疲惫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疲惫……因为谁？”

“欧洲。”

“欧洲的哪个人？”

“我跟你讲过了。”

“再讲一遍。”

“我要离开这里。”乔西突然这么想，“我必须记住。我要离开。然后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他愿意的话，就自杀吧。他说了好多遍了。他那个不靠谱的心理医生也说得够多了——还有他母亲。好吧，他自杀好了，就像他那位可恶的父亲一样，变得疯疯癫癫好了。随便他们几个把酗酒做蠢事的本领发挥到极致。法兰西万岁，本杰明·贡斯当<sup>①</sup>（Benjamin Constant）万岁。”

但与此同时，当她想象着阿兰的尸体——假如他如愿以偿，一种厌恶之情向她袭来：“第一个借口还不错，但是我不愿意成为这个借口。”

“你这是在要挟。”她说。

“哈，是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

“每次你这样要挟我的时候，我就无法继续尊重你。”她无力地说道。

“你这么说，想要我怎么样？”

“没什么，算了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本杰明·贡斯当（Benjamin Constant, 1767—1830），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，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。

他不稀罕她对他尊重。再说，她连自己都不怎么尊重，这就像有传染性一样。她乐于充当护栏的角色。二十七岁——那还是三年前，她在巴黎的时候，她独自生活，或者有时和她喜欢的人住在一起，那时的生活很轻松。现在，她躺在这个华而不实的建筑物中大汗淋漓，身边紧挨着一个神经质的年轻丈夫。他自己都不明白希望从她这儿得到什么。她笑了起来。尽管他经常十分具有幽默感，但是在这种时刻，他不喜欢她笑。

“不要这样笑。”

但是她继续笑着——微笑，带着些许温柔。她开始想念巴黎的寓所，深夜的街道以及那些疯狂的年代。阿兰站起身来。

“你口不渴吗？亲爱的，你会晒伤的。你想要我帮你去倒一杯鲜榨橙汁吗？”

他在她身旁跪了下去，把头枕在她的手臂上，看着她。这是他的第二件法宝：每当她避免挑起他的妒忌，他就会变得温柔起来。她的手轻轻地在他光洁的面庞、坚毅的嘴唇和细长的双眼之间游走，内心不禁再一次产生疑问，是什么让这张脸上沉稳的男子气概变得毫无吸引力。

“还是给我拿一杯巴卡第(Bacardi)吧。”她说。

他微微一笑。他喜欢喝酒，也喜欢她陪他喝酒。有人曾经叫她不要这么做。然而，尽管并不怎么特别喜欢酒精的味道，有时乔西心中还是会产生一种想要在沉醉中度过余生的念头。

“那么，来两杯巴卡第。”他说。

她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下。一个头发雪白、穿着大花短裤的美国女人充满柔情地向他们看了一眼。但是，乔西并没有对她报之以微笑。她的目光追随着阿兰矫健的身影，看着他向远处走去。

这是一个受到生活特别眷顾的男人。如同每一次望着他走远，一种温柔的感情向她袭来。“可是我不再爱他了。”她轻声自言自语，迅速地用手臂遮住脸庞，仿佛害怕阳光戳穿她的谎言一般。

其他人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俩躺在沙滩上，乔西把脑袋枕在阿兰的肩膀上，激情澎湃地谈论文学。几个玻璃杯散乱地摊在他们身边，布兰登·金内尔用眼神示意他的妻子，看看他们。伊芙·金内尔是个聪明但不怎么漂亮的女人。夫妻两人都非常温和。她喜欢乔西，而且和布兰登一样，害怕阿兰。不仅如此，金内尔夫妇彼此情趣相投，分享一切——当然，布兰登对乔西隐匿而无可救药的感情除外。

“多么糟糕的一天啊！”伊芙说道，“在海上待了整整三个小时，只钓到一条可怜巴巴的鲈鱼。”

“为什么要跑到海里去受苦呢？”阿兰接过话茬儿说道，“幸福就在沙滩上。”

他亲了一下乔西的头发。她抬起头，看到布兰登正盯着那些空酒杯，心里咒骂了一句。她刚刚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安宁的一小时：风景美极了，英俊的阿兰心情不错；多喝几杯巴卡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乔西把手搭在她丈夫金黄色的小腿上。

“幸福就在沙滩上。”她学他说。

布兰登把头转开了。“我让他伤心了。”乔西心想，“他到底还是爱我的。真有意思，刚才我没有想到。”她把手递给他。

“布兰登，帮我站起来。太阳晒得我有点头晕。”

她把“太阳”两个字说得特别重。他把手向她伸去。许多人都很好奇，为什么冒险家一般自由散漫的布兰登会娶小蚂蚁一样



的伊芙。原因有二：她很聪明，而他很腼腆。他把乔西拉了起来，她踉踉跄跄的，手紧紧地抓着他。

“还有我呢，伊芙。”阿兰呻吟着，“你们打算把我一个人留在沙滩上过夜吗？你们瞧瞧，我和乔西一样喝醉了。显然我们都喝醉了。她没有告诉你们，我们刚才很开心吗？”

他依然躺在沙子里，略带微笑，看着他们。乔西松开了布兰登的手臂，然后又牢牢抓住它。

“如果你连两杯酒都扛不住，这是你的问题。我喝酒很有节制，而且现在我饿了。我要和布兰登一起去吃晚饭。”

她身体转了半圈，把伊芙给忘了。这是一年以来，她第一次意识到除了阿兰，地球上还存在别的男人。

“他太蠢了。”她说出了心中所想，“他把一切都毁了。”

“你得离开他，”布兰登说。

“他会变成个懦夫，我想说的是……”

“他已经是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但是他很英俊，对吗？”

她张开嘴想反驳，然而只是耸了耸肩。

“事实上，也许你说对了。”

他们慢慢挪动步子，向餐馆走去。

布兰登感受着乔西的手拽着他的手臂，他暗自揣测是否要在到达餐馆前把手臂抽回来，现在他笨拙地抬着手臂，感到一阵阵抽筋似的麻木。

“我不喜欢看到你喝酒。”他说。